

hy 红岩丛书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小镇风情画

雁 宁 著



小镇风情画

雁 宁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王立端 陈 欣

小镇风情画

雁 宁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 插页5 字数196千
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29,000

书号：10114·79

定价：0.96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个集子共收作者十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，多数取材于四川大巴山区的乡场小镇。在这里，山乡独特的人情风貌，小镇各色人物的命运变幻，通过一个个日常生活的小故事，娓娓道来，如叙家常；绘声绘色，寓情于景，恰似一幅幅水墨淡采的风俗画。

作品所写皆为凡人小事，读着却令人感觉到时代脉搏的跳动。正是在这一点上，构成了作者创作的特色。有人说他的路子师法于老作家沙汀，也许是不无道理的。



作者近影

目次

小镇人物素描	1
续小镇人物素描	22
小镇风情画	37
寸金之地	56
小西街	73
太阳底下一条街	96
古井	109
当代小镇一青年	120
旅店酒话	138
车么妹和龙灯尾巴	152
静夜思	170
朱丹	191
绿烟	213
水流东逝	231
唢呐，在金风里吹响	245

小镇人物素描

我的故乡新宁，是一个以富庶闻名川东的小镇。有首民谣：梁平坝子云阳盐；开县女儿新宁田。可见新宁镇的兴旺，全靠它四周的良田。但一些老人却不以为然，他们咬定是因为镇子的风水好。镇头的黄桷树虽经年年风雨而繁茂如故，树旁的石拱桥虽遭岁岁水蚀而坚固不朽，不就占了一派龙脉么？因道：“大树恩荫子孙，玉桥疏通财源，人杰地灵，齐聚于此，新宁岂不富甲川东！”听了这话，我们年轻人总是报以嘲笑，惹得老人们吹胡子瞪眼，说镇子要败在不信风水的人手里。

万没想到，这咒语倒有些应验了。文化大革命光临这偏远的乡镇不久，几个平凡得可怜的人物，竟侵占了这脉风水。寡妇郑么嫂在桥头架起火炉，做开了发糕生意；专收破烂的任宝荣，在黄桷树下摆出了“百宝摊”；天天喊肚子饿的农民李大汉，把他的煤炭挑子搁在拱桥

上；拖垃圾的兵痞唐疯儿自戴上红袖套后，常往树上贴“告示”。

风水一破，新宁镇便文王不安，武王不乐，好比一个结实强壮的汉子，横遭灾疫，干了，瘦了，垮架了。可破风水这革命加造反的行动，谁也干涉不得。大约因占了龙脉，几个冬春，郑么嫂他们便名传新宁，成为全镇关注的人物。

李 大 汉

从破篾席上翻爬起来，李大汉就听见咕咕的呻唤声，侧耳一听，又是自己的肚子在作响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哟，天天怨我，我又怨谁，饿死活该！”他习惯地摸摸干瘪的肚皮，晃悠悠地站起来，脑门撞着了椽阁板。这近一米八的身子，真叫他吃尽了苦头。费米食，费布料，就连任宝荣这间灯影子架架，也常欺负他。怨爹娘只会生不会养？不，他怨自己。要不是这张馋嘴，两个老人兴许能熬过办食堂那阵霉气日子。老人们在世，再穷也算有个家，或许还能讨个女人。女人，他心里只有郑么嫂，一想着那白净的瓜子脸，黑亮的杏仁眼，李大汉就浑身热乎。郑么嫂的娘家就在李大汉的生产队，他们从小一起下河摸鱼，上山拣柴，象对亲兄妹。后来，郑么嫂跟一个眉目清秀，聪明本朴的师范毕业生到新宁镇成了家。李大汉先为自己痛苦，后为她高兴，但此后，任何女人也引不起他注意了。

他把麻布片缀成的“衾被”，给旁边熟睡的任宝荣加上一

层温暖，便抓过煤炭挑子，猫腰钻出屋来。向着青白色的夜空，他伸了个大懒腰，又用手摸摸腰间，乐滋滋地笑了。裤腰带下挟着张纸片，上面盖有“新宁镇革委”的大红印章，是他花了张“大团结”，拜托唐疯儿弄来的。这事连任老爹都没告诉，那老头人和心善，就好讨点便宜。大汉生性憨厚，经不住快乐的颠簸，忍不住把纸片掏出来。他识不了几个字，便把大红印章细细端详一阵，再瞄瞄四周，慌张而又愉快地把纸片藏好，又美美地笑了一回。

他盘算着：粮食一到手，就设法换辆平板车，一回拉它千把斤炭，就不愁肚儿不圆了。除了请房东任宝荣灌几盅，这回无论如何要扯块阴丹士林蓝布。这个愿他少年时就许过。那年，同湾住的一个青年娶亲，新媳妇就穿了件簇新合体的阴丹士林蓝布衫，把还是妹娃的郑么嫂看呆了。“么妹，那布料好看？”“嗯，又素净又好看。”“你当新媳妇时，我送你一件。”“哪个要你送哟！”么妹红着脸嗔大汉一眼，钻出人群跑了。九年以后，么妹出嫁了，真的穿了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衫，但不是大汉买的。去年他曾扯过一块布料，先是没勇气送，后来肚子不争气，换吃的了。给清娃买点啥呢？郑么嫂最痛他这宝贝儿子。帽子？对！一顶八成新的灯芯绒帽，任老爹的“百宝摊”上有……想着想着，他的脑瓜子有点不济事了，摸摸臂上的肌肉，昏糊地想：总算有了口粮。

李大汉踩着浪步，上了拱桥。他想找郑么嫂赊几斤发糕，再闲扯几句。河风悠悠，依山傍水的新宁镇死一般沉寂。凉风撩动衣片，他打个寒噤，才晓得自己只顾欢喜，起来早了。

抬眼一望，全镇只有幺嫂家有一团亮光。她是镇上起得最早的人，这阵大概才起身推米浆吧？光团里浮出幺嫂的身影，二百来斤的石磨，她每推一步都要付出全身的气力。大汉很想帮她的忙，可光棍寡妇交往过密，总招流言蜚语，他只好忍住这感情的煎熬。他出神地望了一阵，不觉心灰意懒，便靠着黄桷树打起盹来。

突然，鼻孔一阵搔痒，他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。接着耳边响起几声欢叫：醒罗！醒罗！他刚睁开眼，一个细娃儿就跳开了。是清娃，手里拿根麦草，正开心地望着他笑。

哟，太阳已露出黄亮亮的脸，桥头飘散着蓝浸浸的烟。三十来岁的郑幺嫂，正麻利地在火炉前忙这忙那，蒸笼上腾着一团白气。大汉猛一阵心跳，感到羞愧：“嗨，咋个跑到这里来挺尸嘛，在她眼里，我不成二流子罗！”他见清娃已退回桥头，开始读书了。这个贫家小户的儿子，穿得朴素干净，一副机灵样儿。跟清娃亲热，幺嫂总是高兴的，大汉轻声喊着他，朝他招招手，露出一副温和的笑脸。

“呵，李大叔，今天不去挑炭呀？”

“不罗，歇它几天再说。”李大汉得意地眨巴着眼：“过来，你看大叔有了盖红印的手续哩！”

“手续，啥手续嘛？”清娃张大了好奇的眼。

从裤腰带下抠出纸片，大汉快意地抖抖：“镇革委开的。咋样？生产队这回再不发口粮，就闹它娘个鸡犬不宁！”他有意抬高声调，想叫郑幺嫂也听见。

李大汉今年三十六岁，是镇外李家湾的社员。六〇年爹

娘双双过世，只给他留下一间空荡荡的草房。开初几年，正值农村经济回升，他凭一手庄稼把式，一身牯牛气力，挣得饭饱衣暖。可闹开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庄稼人糊里糊涂跟着瞎起哄，生产队一切乱了套，靠劳力吃饭，成了老皇历。老实巴脚的李大汉，挨不起饿，只好锁了茅草房，担着煤炭挑子，赖在新宁镇挂了“编外户口”。他方脸浓眉，强壮强悍，自从在任宝荣的破屋里落下脚，便起早贪黑，到山里煤窑挑炭。他气力大，一挑三百三，吃得多，一天三斤半。挣的几个力钱，仅够买高价粮。他挑的炭价钱公道又好烧，只要哪家一缺炭烧，就会说：“快去找李大汉，叫他送一挑好炭来。”在农民眼里，上街就跟发财差不多，他那份口粮就理所当然扣下了。他回去闹过几次，队上的干部也老奸：“你回来做一天活路，就发一天口粮。”大汉又怕了，天，那几两粮食塞牙齿缝缝都不够哦！这回买通唐疯儿的门路，弄到了镇革委的手续，队上还敢不发口粮吗？几百斤粮一到手，日子就会伸抖罗！他真想唱一曲歌子，可脑里没调，肚里没词，只好眉飞色舞了事。

他那神气劲，把清娃逗乐了，跑过来一把抢过纸条：“我看看，它有好关火。”

“轻点轻点，清娃子，这不比你那书本儿，值几百斤粮哩！”大汉生怕他揉坏了具有权威的纸条，慌忙关照道。

清娃抖开纸条一看——

李家湾生产队：

你队社员李大汉长期流窜我镇，严重干扰文化大革命，现遣送回队，望严加管制，否则，一切后果，概由你队承担。

此致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！

新宁镇革命委员会（盖章）

196×年×月×日

“哈哈，啥手续哦！”清娃捂着肚子，差点笑倒在地。

“这，这白纸黑字，加红盖印，还能有假？”李大汉给笑懵了，瞪直眼，瓮声瓮气地说。

清娃强忍住笑，小声地说：“李大叔，我给你讲——”

“啪！——”冷不防清娃脑门上挨了一记，纸片被从背后伸过来的一只鹰爪夺去了：“他娘的，你娃娃又乱讲啥？”戴大红袖套的唐疯儿，一脸阴气，突然出现在面前。清娃被吓跑了。

“呃，李大汉，”唐疯儿板着脸说：“这手续，是老子求神拜佛请来的，你龟儿子还猜七猜八。哼，哪个稀罕你几张烂票子，新宁镇你莫想落脚！”

“唐，唐……”李大汉急得叫不出他的尊号来，“我就走，就走。”

唐疯儿把纸片塞给他，狡黠地一笑：“要快，手续有时间管倒的，你队上那几爷子，软顶硬抗，就麻烦罗。”

李大汉的腮帮抽搐了两下，不再说什么，挑起煤炭挑子

就走。

“李大哥，莫忙嘛，”郑么嫂从背后赶过来，伸出丰腴细白的手臂，递给他一包发糕：“饿肚子上路哇？拿去吃了，二天再说。”

李大汉捧着热呼呼的发糕，不觉鼻酸眼热，忙背过身去，象逃似的跑过了拱桥。

任 宝 荣

“鸡毛鸭毛我收，醪糟曲子我有哦——”

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，拖着戏腔，背一个大得出奇的旧背篋，慢吞吞地在新宁镇转游。他瘦得皮包骨头，拱背隆筋，猴脸，小眼，八字胡，一副精明机灵的神气。他就是任宝荣，新宁镇有名的“任抓抓”。

这浑名的由来，需牵连点历史。任宝荣早年是镇上当铺的伙计，刚解放那两年，他就靠走街串户收破烂养家。样啥都集体化后，他入了供销社，照样干老本行。他心善腿勤，不偷懒耍滑，但也有两宗深沉的毛病：一是心里眼里只有破东烂西，胡收乱抓，把个供销社弄得霉熏烟臭；二是贪一盅酒，喝了就六亲不认，把个账目搞得数学家都算不伸展。领导拿他莫法，只好写信给他大儿贵娃。任贵娃是抗美援朝出去的，立了功，提了干，转业在县城一家修配厂当什么干部。第一次回家，把他娘、弟妹都接去了。任老爹高矮不肯走，他实在舍不得那份正红火的生意。贵娃接信后便回乡，不管

他爹愿不愿，一纸辞职书，把他拖进了城。照乡下人说的，这回任老太爷该享清福了。谁知，初时还安稳，跟儿子媳妇逛大街，进公园，满脸是笑，慢慢的又坐不住了，常悄悄跑到厂子里捡破烂。啥铁丝呀，胶皮呀，布片呀……凡是他看得上眼的，都往屋里搬，还边捡边嘀咕：“可惜哟，可惜哟。”他把这些宝贝藏在床下，塞满了，胆子也放开了。屋里堆，屋外堆，最后连媳妇的衣柜里也放进了铁块、钢、螺钉。老婆骂，媳妇怨，他回嘴道：“老子生就这个德性，看不惯，送老子回新宁场！”任贵娃倒以为爹做了件好事，家里堆多了，便叫保管员来拉，还出通报教育不注意节约的工人。可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贵娃被挂了黑牌，顺便给任宝荣栽了个“老牛鬼蛇神”的罪名，把他轰回了新宁镇。

为了糊口，任宝荣不得不重操旧业，见破烂就捡就抓，成了名符其实的“任抓抓”。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闲不住，大街小巷都有他的脚板印，家里堆得脚都插不进，真可谓“百宝俱全”。他在街头踟躅，常有一群细娃跟在后面有节奏地喊：“任抓抓！任抓抓！”他毫不介意，蹒跚而行。累了，坐在街沿石上，从背篋里摸出酒壶，嚼几颗葵瓜子，旁若无人地喝它二两。这两年生计艰难，他除了照常送一些东西到供销社，便把另一些东西选出来，在黄桷树下摆了个地摊。在货物奇缺的年月，这一“创举”，方便了新宁镇。张家缺个水瓶塞子，会说：“去找任抓抓，他有。”李家没有豆油瓶子，会说：“去找任抓抓，他有。”生意兴隆，五金、百货、土产、日杂样样都占，镇里人又戏称他是八大公司“总经理”。他听

了，颇为得意，把“鸡毛鸭毛我收——”喊得遍街响。近年来，他又自添新业务：撕大字报。一为卖钱，二为烧火。他总是酒后行事，边撕边咕哝：“造你爹的反，造你娘的反，造得老子酒都喝不起罗！”为这事，唐疯儿几次抓他去批，罪名是：破坏文化大革命。但他一点不在乎，批了下来照常撕。

“鸡毛鸭毛我收，醪糟曲子我有哦——”

今天任宝荣收获不小，沉沉的一大背，脸污手脏，却满心欢喜。他在黄桷树下歇脚，掏出酒壶一摇，只剩几口了，不禁大失所望。正自发愁时，忽听得前面传来一声尖叫。他忙站直身子望去，只见桥下不远的河边上，一个汉子正横腰抱住郑幺嫂，把她往树林子里拖，旁边放着一个被跌翻了的盛衣盆。幺嫂又打又骂，和那人扭成一团。“唐疯儿！”任宝荣心里格登一跳，灵机一动，喝口仗胆酒，朝河边大声喊道：“鸡毛鸭毛我收——”见有人来，唐疯儿慌忙撒手，幺嫂趁机一抓，那扁脸上便留下几道血痕。老爹装着没见，继续吼道：“醪糟曲子我有哦——”郑幺嫂心里明白，端起洗衣盆，一阵风地跑了。

“老不死的任抓抓，你再跑到我手里，非抽你脚筋不可！”唐疯儿咬牙切齿，一脸铁青，奔上桥来，对准他恶狠狠的就是一脚。任宝荣一个踉跄，连人带背篋倒在地上。他顾不得痛，爬着去拣他的宝贝破烂，心里骂道：“兵痞癞蛤蟆，也想吃天鹅肉。为非作歹，总有一天要填炮眼！”

任宝荣提着酒壶回家，天已黄昏。门开着，李大汉呆坐

在里面。那次回队要粮，颗粒不见，反倒关了几夭，大汉气瘦了，挑二百来斤，脚都打闪闪。这屋是难得点个灯的，因为房东和房客都是忙到天黑，归家已很累，各自倒床就睡了。今晚却例外，任宝荣一进门，大汉就喊道：“任老爹。”

全镇从老到小，喊他“老爹”的，只有李大汉和郑么嫂。也只有在他们跟前，他才有长辈身份。他喜欢大汉老实忠厚，借宿的房钱也就免了。他扫了大汉一眼，应道：“啥事嘛？”

大汉挨过身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爹，我捡了个好东西。”说着，手一举，一团黄光从任老爹眼前晃过。他盯着那团黄亮亮的东西，眼热心胀，周身发软，急促地说：“哪来的？我看看。”大汉面色很得意：“我给医院送炭，在小河沟洗手，只见黄光一闪，抓过来就是这东西。别看一小坨，还沉手哩。”任宝荣一把抓去，连声叫道：“点灯，点灯。”

凑着昏黄的灯光，任老爹把那东西翻来复去地看，眼里的火光渐渐暗淡了，沉声问道：“大汉，你说是啥？”大汉搔搔后脑勺，说：“金，金子！”任老爹叹口气道：“要是坨金子就好罗，你我和么嫂两娘母就不愁日子难过啦。”他把东西摔在桌上：“也好，倒是坨黄铜，够打一个铜烟锅。大汉，给你一块钱，去胀他一盘回锅肉。”接过钱，大汉也开心地笑了。

虽挨了一脚，毕竟办了件满意的事，任老爹把酒壶搁在桌上，朝大汉喊道：“来来来，我两叔侄喝它个一醉方休。”大汉连忙推辞：“我不会，怕醉。”老爹倒满一大盅，附在他耳边说：“哎呀呀，这是郑么嫂刚才谢我的，喝了包你交桃

花运。”李大汉顿时脸红心跳，连忙说：“我喝，我喝。”

郑 幺 嫂

新宁是颇有川东特色的小镇。青砖青瓦的新建筑和木柱木壁的老房屋，交错杂列，靠山望水，聚成一个镇子。傍山有青松绿竹，野草茂密，野花烂漫。临河一面，有少许楼阁，多半是茶铺酒店，品茶饮酒，放眼风光，有些雅趣。但如今，茶铺酒肆，皆在横扫之列。人们就只有在拱桥头郑幺嫂的发糕摊前，聊坐片刻，打发时光了。

每天清早，郑幺嫂挑着担子，带着清娃子来到拱桥头，生炉子，蒸发糕，洗碗碟，利利索索做开了生意。这里风光好，黄桷树绿荫如盖，石拱桥弯弯如虹，这里地势好，前通平阳大坝，后连进山大道，过路人客，都愿在桥头坐一坐，吃几个又白又绵又甜的发糕。

小镇造反派的特性之一：愿人穷，恨人富。见郑幺嫂能吃碗饱饭，大为光火，加上唐疯儿使坏，在关帝庙的批斗会上，硬给幺嫂挂了“投机倒把”的牌子。

声嘶力竭的口号声中，郑幺嫂走上台。她上穿阴丹士林蓝布衫，下着青色平纹长裤，丰满壮实，利落舒气。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松松的髻，虽然生活的刻刀已在眉梢划下几条细纹。那端正的五官，稳重的神态，仍给人俊秀贤淑的印象。特别是那对大眼，清亮而温柔，隐有一股刚强气质。她从容地拉拉衣襟，理理鬓发，平静地望着台下的群众，说：